



# 书房，我的诗与远方

■ 张晶

现代人，必须读书；读书，必须有书房。

自从离开了有老师的学堂，书房就是自己的终身学堂。

在无所可读的年代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书房不可能有，甚至在梦里都不可能出现。日有所思的内容，不可能想着去读书。对农村人如此，对城里人亦如此。当然，有家学渊源的除外。

当代文化繁荣，读书不再成为生活的奢侈。于是，在我的梦里，书房常常呈现。我将梦里书房起名为“了无书院”。

“了无书院”在哪里？这是近几年来，好友常常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？

我会尴尬而幽默地回复：在网上。互联网真是个神奇的东西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可以承受。这个回答，让朋友满足且有些迟疑。他们内心可能不相信，以他们心目中的我这个“爱读书人”的“人设”来衡量，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书房。

我会告诉他们，大名鼎鼎的刘禹锡的“陋室”，或许就没有实际存在过。我们知道，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传颂千古，其中描述的“陋室”以其简朴清雅、主人品德高尚而闻名。然而，关于“陋室”的具体位置和真实面貌，历史记载并不明确。它可能更多地代表了刘禹锡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化的书斋形象，而非一个实际存在的、具有建筑特征的空间。

需要交代的是，现在的安徽和县有个“陋室公园”，公园里建有“陋室”九间，然而，那里不是唐代刘禹锡在和州刺史任上所建，而是清代乾隆年间当地知州为纪念和传播其名篇《陋室铭》而建。2024年，我曾经造访那里。

同样，据说历史上也没有蒲松龄的“聊斋”，书房或书院。

我很久以前就想拥有自己的书斋。尤其是当“了无书院”“横空出世”之后，我真的想有一个叫“了无书院”的书斋。

关心我的好朋友可能疑惑了：不是一直有个“望知斋”？是的，有，确实有。这个“确实有”，也几乎相当于没有。

此事说来话长。2001年底，我搬到一套二手房的时候，确实做了一个“望知斋”。这个“斋”，10多平方米。在东墙做了书橱，在北墙也打制了写字台与电脑桌。四排五列的书橱上，摆放了大约几百本各类书籍。这些书籍，只是我的书籍的一小部分。那时在机关上班，办公室的好几个书橱，放了我常用的书。

后来，多次变换工作地点，这些常用的书，都跟着我一起搬来搬去。不断搬迁过程中，书籍也不断增多。最后从润州回到南京时，我的行李几乎都是书。这些书，有些是买的，有些是出版社赠阅的。一来二去，几十年下来，各类书籍大大几千册。

这么多的书，“望知斋”局促的一墙书橱，就放不下了。无奈，更多的书，到目前为止还横七竖八地堆在行李包里。更为重要的是，“望知斋”“挂牌”后的25年来，就没有发挥书房的功能——这个书房一直当作卧室使用。

如今我已经退休，看书，做无用之用的“功”，是后半生全部的任务。故而，让“了无书院”变成真正“书院”的日程日益紧迫，这也是梦里常常映射的“理由”。

为自己的家营造出“书香”之气，一直是我理想，努力一下，还是可以实现的。

“理想”的“了无书院”，应该是书房与客厅的合一。客厅的多功能化，融客厅与书房、茶馆于一体，是当下流行的做法。

关于读书，我说不出阿根廷著名作家、诗人博尔赫斯那样的金句“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”，我觉得，一边喝茶，一边读书，修行人生，应该就是我一个人的诗与远方。

海口城区以南的羊山地区，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玄武岩地貌，方圆百余里内，黑黢黢的火山岩沿着路、连着坡、漫过山、越过岭，遍布村落墟镇。那里被一层厚厚的熔岩覆盖，石头地上只有一层薄薄的岩石风化而成的石砾黑壤土，地上栽种的果树由于硒元素等矿物质的加持，果实显得鲜甜无比。置身其中，双脚仿佛还能隐约感到熔岩尚留的余温。

地火熄灭万年之后，来自中原的百姓因地制宜，凭借老祖宗传下来的工艺，用火山岩打磨出石臼、石磨、石灶、石槽、石梁、石龕、石凳等等，这些经过精心琢磨的物件，如今静静地躺在庭院的某个角落。在满天星光下，它们仿佛若有所思，不晓得还要经历多少劫难，它们才会化为童粉，或化为浮尘，或化为泥土。

村庄酣然睡眠不计日月，石巷幽长却人影杳然。各家各户的院墙分割出自留的空间，加上伸出墙外的枝条，村居岁月显得格外宁谧。饮着当地的荔枝和黄皮酿出的果酒，微醺的样子，仿佛从苍茫岁月的某个驿站走出，不知自己是何朝何代的遗民。当地诞生的二十四名进士，成长于琼州，负一身耿介，畅情林樾，寄怀风涛，登堂入室，问鼎科场。他们走后，留下登亭回望的空旷，留下风云岁月的激荡。旧时月色几番照人，茫茫宦途，他们自天涯海角奔赴省城、京城，去完成中那份未竟的事业。虽然他们暂时离开了火山古村，但那些经祖辈的手所修建的嶙峋的石头房子，却一直屹立在游子的梦里。

从石缝中透进的光，是太阳细碎的眼睛，窥探着这些寄居其中的宋明遗民。石缝中有蕨类寄生，有鸟雀停留不动，有藤蔓随风摇曳。在这里，黑元素是绝对的主导：黑豆、黑芝麻、黑豆腐、黑塞羊、黑石疙瘩、黑石屋、黑巷陌、黑麻雀……

时间来到南宋，琼山五原都显屋村，也就是如今的海口市石山镇典读村，悄然诞生了一位异人。他是当时名满天下的道家金丹派南宗的创始人白玉蟾。这位自号“海琼子”的内丹理论实践家，除一心修道识见精微之外，还深谙诗文，鸿轩凤翥，风流倜傥。其书法也是笔法玄妙，龙蛇飞动无有凡俗之气。他云游各地，曾养真于松林岭，授诀于黎母山，往返于罗浮、武夷、九曲等地，行踪莫可与测。其所著《道德宝章》，文辞简古，玄奥若渊。白玉蟾仿佛天地化生之宝，火山淬炼其骨格，精气倾注其额悟，丹火涵沃其剑胆琴心。

走在古朴石阵中，村庄、月色，还有那淹郁的风雨，总是会让人思虑，那遥远飘逝的一袭道影，不知是否会在倦游之余重返天涯故园。据传白玉蟾曾教当地百姓点卤制作黑豆腐的技艺，至今还流传在羊山地区。

白玉蟾故里典读村不远处便是闻名遐迹的施茶村。村子的名字源于家住琼州府城西厢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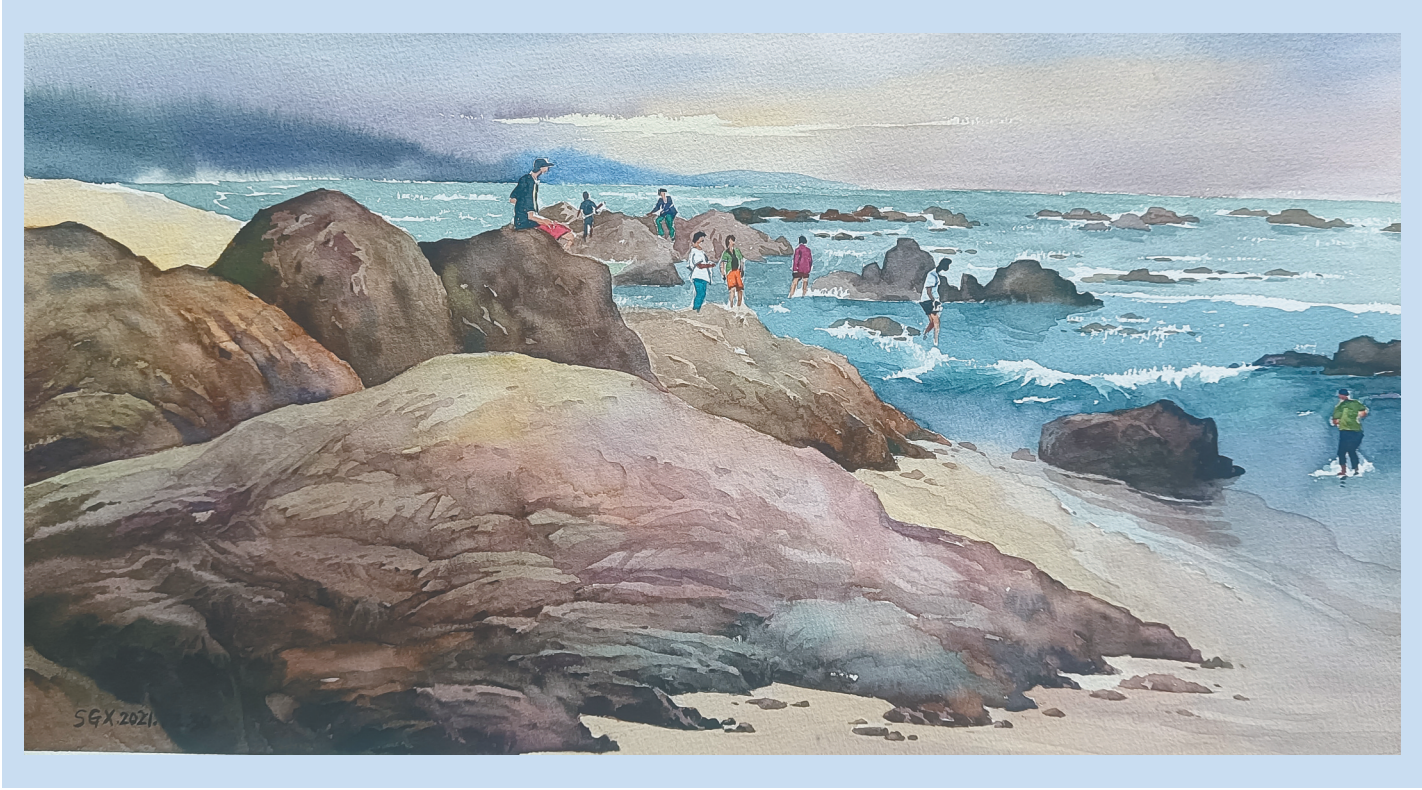
■ 李林青

# 羊山物象



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儒洪村的一座火山石古塔。 李幸璞 摄

明代大学士丘濬，那年他返乡葬母途经此地，见到来往行人在炎炎烈日下口舌燥疲惫不堪，于是出资捐建凉亭一座，名曰“施茶亭”，长年有人在此煮茗施茶，解路人之渴，而不求回报。慢慢地，施茶亭的周围聚集了一些人家，日久便形成了村落。今天的施茶村，建起了一个“长者饭堂”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，皆可进入免费停歇取食。民风尚且古朴如此，道心真是一以贯之。施



《日月湾》（水彩画） 盛广雄 作



■ 明斋

# 读帖识趣

校，霜未降，未可多得。”寥寥十二字，反复品味，觉得其中寄寓着无限的深情，读来令人鼻酸，泪目。当下社会，尽管物流便捷，但为了长途运输的需要，橘子熟到七八成时必须采摘下来，然后经过筛选、保鲜、分装、装箱、运输等环节，进入销售市场。买回家中，虽然看着也很饱满红润，但吃起来总觉得口感不佳，有一股酸涩的味道。最为好吃的橘子是长在树上，自然熟透且经过霜打之后的，用手一剥，皮不附瓤，含在嘴里，其甜似蜜。如此口福，只有种植橘树的人家才能享受到，估计王羲之也是亲自品尝过的。不过，要吃到经过霜打的蜜橘，是须有些耐心的。所以，王羲之在写给好友的这封书信中，带着歉意说，送上橘子三百枚，此时天还没有下霜，暂时只有

一茶一饭之恩不算大，但长年坚持，却能温暖人心，陶冶性情。

海口羊山众多的村子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火山岩建筑博物馆。石门、石狮、石犬、石巷、石墙、石屋、石棺、石塔、石碑、石楼、石础、石壁、石栏、石级、石柱、石桥、石井、石窟等等，它们既沉陷在时光深处，又满载鲜活记忆，是经祖辈父辈布满老茧的双手不分日夜逐个打磨出来的生命图腾，是他们用心血浇灌的花朵。

用无人机俯瞰这一带的古建筑群，人们会感受到一股岁月沉淀后的静气，无论是归来还是出发，一条条小路联接着一个个村落，那是石头无声的语言，那是火山冷凝的思绪。荔枝林和黄皮树掩映下的古老村子，许多都被改造成了民宿，加上朝曦晚风，禅舍茶韵，非遗构思和摇曳在火山岩上的石斛清影，种种迹象都让人看到了生命的轮回不息。

纵然故乡千万里，但才华盖世丘濬却依然心系令他梦绕魂牵的在水一方。他在辞赋中盛赞自己的家乡海南，笔墨间寄托无限深情。在羊山村道施茶于民，在庙堂之上思念故乡，有如苏东坡之“此心初无住，每与物皆禅”，道心不泯，神驰太古，此之谓古德之风范也。

徘徊在石街间巷，想象自己“焚香净扫地，隐几细开编”，在万籁静寂中推开一扇窗，思想偌大的火山已然沉寂万年，个人心绪的跌宕又算得了什么。

漫步在幽深的石巷，感受脚步与大地摩擦的声响，一步步进入淡泊疏放的苍古之境。墙角边的苔藓无根无蒂无华无实，却一味地绿着，蕴含无限生趣。吃茶的人出门去了，窗户之外，和风自吹拂，石屋静无声。

庭院中的荔枝树、黄皮树生长在火山岩上，它们攫住薄薄的一层尘壤，并把根深深深地扎进石罅中。本以为天机早已灭没，岂料它们却开出繁花结出甘果来。当地的石斛更是神奇，它们沿着火山岩的缝隙吐芽、扬花、抽枝，根茎屈曲如铁，展现出无比顽强的生命力，看到它坚韧不拔的样子有时会令人泪目。

羊山地区自宋及清，走出的进士和举人约占整个海南总数的五分之一。他们内心刻苦，向海而生，乃至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。某夜停歇在羊山的某家客棧，体验“残月半窗白，寒星彻夜疏”的空茫和幽寂，感觉思绪早已策马疾行，逾越千山万水。不知那位离家云游半个中国的异人“海琼子”，是否已从浪漫的南宋回到今夜月光皎洁之地？施茶于民的丘公卒于京华后，翌年归葬“五龙池之原”的他才真正回到故乡，融入“光采照万户”的琼州月色，其墓石，以及神道两旁的石像生和石狮、石虎、石马、石羊，皆由羊山的火山岩雕刻而成。



# 诗路花语

■ 陈波来

海上，渔排上的房屋  
像岸上的一样板正，而岸上的  
房屋却有船的形状  
晕海或晕陆，你适应一种  
又得饱受另一种之扰  
当你弄不清自己是在海上或岸上  
不妨握着一块粗砺的珊瑚石  
脑海里回响一段登家的咸水歌，直到  
手里沾满珍珠的圆润  
——那时，你已经恬然入梦

# 沉默的山（外一首）

■ 唐鸿南（黎族）

爷辈们跟我说过  
山之所以  
能够留下来  
是因为山  
也像人一样  
有自己的性格  
和地域特征  
山没有它头顶上的云  
那么自由  
可以四处游荡  
但人可以如云  
那般柔和  
没有沉默的山  
那样高不可攀  
时时让人  
敬而仰之

# 我的梦

我的梦是绿的  
每个时辰  
都从雨林的沐浴中流动  
我的梦是甜的  
每个夜晚  
都从山栏酒里醉出来  
我的梦是真的  
每个清晨  
都从黎话的问候中奔跑  
我的梦是我的  
每个弟兄  
都从五指山上站立  
从来没有想过  
要走下来

# 冷泉之眼

■ 张晓云

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  
八眼冷泉，流淌琼北  
今生遇见泉眼的人  
和被泉眼遇见的人  
都有福了  
人生大海从此有水  
看——  
千年前的洗太夫人  
赐名美面溪  
洗脸美容的溪  
最美面容的溪  
瞧——  
今人煮饭泡茶洗浴洗衣  
陶然忘机机  
冥冥中又是谁，赐福  
海口南郊冷泉八仙眼  
是潭丰洋一万余亩湿地绿园  
是梁沙村一门三烈的古风  
是仁台村红军血染的歌谣  
是芋头、莲藕、番薯、金桔、桑叶  
新坡镇五大纯良的植物  
年年相约村路上  
年年共沾丰收喜悦  
是泉遇见了眼  
是遇见泉眼的人被我遇见  
是我遇见被泉眼遇见的人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